



ProHun

妩冰，原名武斌，生于山东临沂，专业的广告策划手，业余的钢琴手，嗜梦的写手，多家实力出版单位约稿作者。其作品《帝劫》曾获起点征文比赛一等奖，《我拿婚姻赌明天》获起点“流光纪”征文比赛二等奖，《拼婚》（原名《我爱你，与婚姻无关》）获3G原创门户征文比赛二等奖。

因善于勾勒八零后婚姻特质，被誉为“八零后非主流婚姻观”作家，其作品《我拿婚姻赌明天》《请原谅我爱无能》被称为八零后感情小说标杆力作，已出版《皖雅公主》《诱爱》《我拿婚姻赌明天》，《爱转了一圈》《爱是一场局》《请原谅我是爱无能》。



家丑不可外扬。颜希晓抿唇浅笑，与李子睿的矛盾总是人民内部问题，回家之后自可慢慢规整，可是在公司，一举一动都是面子工程。

见她一副暧昧不明笑意，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也渐渐平静下来。希晓拿着天宸御苑的案子，翻来覆去地计算着上次姚总希望明确的预算数据。不知道哪里出现了差错，分项目数据整合起来总是少于预定数额。

算了很多次之后，答案仍然对不起来。希晓无奈地揉着眉心，只能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数学太差。正要吩咐林然重新核对数据的时候，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接起来一听，竟是岳潼：“颜希晓，到我办公室一趟。”

颜希晓一怔，过了两秒钟才应了声好。挂下电话依然寻思，这岳潼虽说是市场副总监，但负责的是楚阳的散项目，与她现在接手的天宸御苑项目并无交集，那么，喊她到办公室做什么？

市场部领导的办公室在二楼，走过楼梯的第一个房间是岳潼办公室，隔壁便是李子睿。行至岳潼房间，希晓不由得向李子睿办公室看了一眼，这才敲开岳潼房间的门。

看她进来，岳潼神采飞扬：“颜策划。”那神情竟像是与她几十年交情的好友。

颜希晓礼貌性地微笑，内心却在打鼓岳潼为什么突然对自己如此热情。只见岳潼招了招手，示意她凑近一些，笑道：“预算是不是出问题了？”

“岳总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希晓一怔，强自压住惊讶。

“你愁眉苦脸地端着预算本算了一天了，傻子也能看出来你有什么难处。”岳潼轻笑，“说吧，是超过了还是少了？”

“这好像和您没什么关系。”因市场部是按照各业绩量分算奖金，因此就算是同一个公司，各分筹项目部也有着自己的保密原则。所以此时岳潼的笑容，突然就有了些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味道。

“是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岳潼了然一笑，漫不经心地翻开手中的资料夹，“可是颜策划，预算作为这个策划案最新增加的一部分，是姚总最重视的内容。如果你这点通不过，那在会上立下的军令状可就……”

眼前的岳潼显然有挑衅的意味，希晓勾起唇角：“那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瞧你那样子。”看她那副临场警惕的样子，岳潼反而软下声音，仿佛刚才的谈话只是一场逗弄。他走到她身边，颇有些义气地轻拍她的肩膀，“颜



何况，关于她的有孕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也有些愧对于眼前这个男人。

可她的手还未触及到包带，李子睿便拦了下来：“希晓，”他看着她的眼睛，似勾非勾地掀起唇角，“我说的不是那个事情。”

“我说的，是若珊。”他扫了一眼茶几，颜希晓这才发现他们的合同正摆在那里，“虽然合同上说不能带异性来家里过夜，没说白天也必须执行此项制约。可是，凭照刚才的情境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你……”

“没什么对不起的。”见他提起这事儿，希晓微眯起眼睛，想起刚才三人相见的表情。那一刻，冉若珊眼中分明显示出别样深意，如此的探究与专注，显然已经将她视作了假想敌人。希晓轻轻一笑，“我无所谓，不过你对不起的，应该是冉小姐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，一切都是过去。”李子睿轻叹一声，“倒是你，合同签订之后，你与你的前男友无丝毫关系，而我却与前恋人藕断丝连，纠葛不清。颜希晓，想到这块儿，确实有些对不住你。”

李子睿不知道，颜希晓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女人。若是与她针锋相对，他们之间的战争必然会升级成法西斯的态势。而如果是今天这般和颜悦色，她便会现出小女人的几分羞态，颇有些局促地掖掖耳边的头发：“其实，我也没朝心里去。”

她是真没往心里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她满脑子都是怀孕的事情，根本无暇顾及李子睿与冉若珊的表情，没想到这么一副为他事而忧的表情，却被李子睿认为，是因他所致。

颜希晓有些心思难安，原以为市场部出身的李子睿是除了钱六亲不认的那种人，可是没想到竟也有体贴的一面，便越发底气不足：“我真的没想那么多。”

“我想过了。为了体现咱们的利益，合同可以改一改……”李子睿抽出合同，拿笔指着一处，“这儿，是不是加上一条？合同一年之内，一月不得带异性归家超过一次，对于特殊关系，括号，前男女朋友，应更加慎重执行。如果有特殊情况必须回家商谈，必须经过对方许可。未经许可而带异性归家，不仅要处以人民币500元的罚款，而且要向对方解释情况。”

他哗哗啦啦地说了这么多，一副在谈判桌上与客户谈判的气势，不免让颜希晓无所适从。她茫然地看着他，仿佛又见到了那个在事业上意气风发的



你还可以找找嘉泰的老总，据我所知，这几年，他们的高层人事变动并不是很大。你以前认识的人，现在还应该有一部分官居要职，让他们为你说几句话，以以后的业务为担保，应该不是难事。”

希晓没有停下收拾碗筷的手，仍是回以浅笑：“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希晓，这件事最好要趁快进行。”看她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李子睿不由急道，“一旦真有人彻底接手了嘉泰的业务，你那时候的角色便会是可有可无，便对孙培东起不了威胁了。”

“我也不太想回去。”希晓突然侧头，定定地看向他，“以前我也觉得楚阳很好，工资待遇什么的都不错，不失为一个好公司，可昨天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我难过的，不是因为丢了楚阳这份工作，而是‘辞退’这两个字的定性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赶了出来，而且是如此莫名其妙，毫无尊严。”

“可是，你知道被束缚的滋味儿吗？”

看着她眸子里透出的决绝，李子睿茫然摇头。

“就是被人绑着，老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恩赐。”希晓慢慢勾起唇角，竟是一弯极其苍凉的苦笑，“所以，今天有个刑满释放的机会，对我而言，未必不是好事。”

李子睿并不明白她的意思，想要继续问她时，她只给了他单薄的背影作为答案。他恍然若思地看着整洁的桌面，心里突然腾涌起莫名伤感的感觉，原来他对历经那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颜希晓，却仍是只知道一些皮毛。





卧室对面挂着的是希晓的大头照，一眼便能看出这是她的闺房。果真，舅妈走进去看了一会儿便瞪大眼睛：“晓晓，你在这儿住？”

舅妈……我……”

接下来的话更让希晓喷鼻：“你竟然不和子睿同床？”

虽然已经体验过有关于成人的一切活动，可乍一听到“同床”这个词，再加之刚才满心思溢满了对于李子睿的夸赞，希晓的脸还是不由红了起来：“舅妈，你说什么呢，当然……当然是一床的。”

这句艰涩无比的话搭配希晓红扑扑的脸，自然引发了舅妈更大的八卦欲望，她原本不大的眼睛灼灼发光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久未谋面的外甥女：“那舅妈怎么觉得你还住在这儿？”

希晓尴尬不已，想了半天也不能说出实话。这要是传到外公耳朵里，不说拆了她，恐怕也要让她不得回归家门。她傻笑了一会儿，脑子突然掠过一个想法：“舅妈，你不知道现在有个分居族吗？”

“我们80后的人，为了不让夫妻间产生审美疲劳，所以有条件的一般采取这样的方式。”希晓眯起眼睛笑，“距离产生美，这就是我们贯彻这点，维持爱情鲜度的方式。”

“就这样分居就美了？”舅妈仍感到不可思议，“这是要出大事的！”

“又不是老分！”希晓侧头，想要尽快结束这个话题，“很多时候还是住在一起的，只是多给对方一些空间而已。”

舅妈仍在身后嘟嘟囔囔地评说年轻人另类的生活方式，显然是不能理解颜希晓话里的内容。希晓快步走在前面，忽然想起舅妈刚才说过的“住哪儿”的问题，连忙转身：“舅妈，你要住在我这里？”

“哟，你这孩子还舍不得我在这儿住啊？”听闻她这样问，舅妈微微拧起了眉毛，“这C市距离J市这么远，光坐车就得这么长时间，我总得在这儿待待才回去。”

“不是，舅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看见舅妈误解她心中所想，希晓忙摇头，撒娇道，“我盼您来还来不及呢，哪儿能不希望你在儿住？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小舅一个人在家不会着急？”

“他急什么，我出来一次最高兴的就是他了。”舅妈在沙发上坐下，扬眉道，



“哪儿有哪儿有。”希晓忙摆手辩解，“舅妈肯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

面上是再和煦不过的笑容，心里却是最干硬得无所适从。希晓下意识地看了李子睿一眼，却看他左手拿饼，右手端着豆汁，明明是在吃东西，却微蹙眉头，俨然是思考的模样。

吃完早饭，李子睿照常去上班，留下颜希晓一个人与舅妈辛苦周旋。不是她没有亲戚概念，也不是她冷血得没有血缘伦常，只是这几天因怀孕，精神始终处于困倦状态，她实在没有精力与舅妈多说什么。

可舅妈却像是彻底换了个人，颜希晓一边赔笑一边琢磨，与舅妈在一起的时间虽说不长，但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她的脾气。记忆中的舅妈是个寡言少语的人，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，就是说话也是极具威严，少说些打趣开心的话语。在两年的接触中，只记得舅舅有时候逗趣几句，一直到了她离开，舅妈一直都是副苦大仇深的严肃表情。

所以，今天舅妈的反应，实在是超出她的想象。

希晓坚持着说了会儿话，但所有的话题似乎都在昨天说完了，不一会儿便昏昏欲睡。正当她快要沉坠梦境的时候，手机铃声突然大作。低头看了看号码，希晓脸色倏然变青。

竟是S市打来的。

希晓看看舅妈也已经睡着，想了半天才去了卧室。犹如经历了一场艰难抉择，她深吸口气才按下接听键。毫无意外地，传入耳朵的是那个久违了的声音：“希晓。”

“希晓，希晓。”

即使隔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呼唤她的声音，依然是让人心意缱绻得百转千回。

希晓竭力控制自己悄然紊乱的呼吸，却觉得声音越发干涩：“祈晨。”她做出轻松表情，“最近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他的声音回归正常温度，话语却简练得让人心冷：“我都好。”

只是说了几句，希晓便再也找不出话题。曾经亲密无间的恋人，直到以前暗中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，可是到了现在，却残酷到没有话说。终觉这样的情境太过尴尬，希晓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出来？”

“理论上还有两年半。”那边轻笑，“但是狱警说，我只要表现好，或许可以早出来。”





定要说话。”

她摇头，突然狠狠地抽泣两声，还是不说话。

李子睿顾虑重重地看着她，轻叹一声之后，继续查看她其他可能受伤的部位。正当他的手将要查看她的腿部有没有问题的时候，胳膊突然被人握住，还未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已经被她抱住，那个刚才还像疯子一般对他的女人，此时却无助至极地在他胸膛中寻求庇护。

有一瞬间地眩晕，但是很快地，他便慢慢地拍着她的背，仿佛努力在抚慰她的伤感，每一下都渗透着柔情与耐心。胸膛很快就被她的泪水浸湿，可他的心里却仿佛是饱满的，有一种莫名情愫在心里迅速成长，而她的泪水则是这种情愫生长的催化剂。低头闻着她的发香，很快，他便被这样的情愫鼓胀得心中微痛。

可是他不敢动。

因为她是那样紧地抱着他，显然是将他视成了唯一的支撑与依赖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颜希晓才自他身上慢慢起来，她天生的一双极其漂亮的双眼皮，平时看起来千好万好，但就是哭的时候，便会引发惨不忍睹的效果，而今天因哭得太过投入，她大大的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儿。她抽了抽鼻子，半低着头：“对不起。”

声音因哭泣更像是呜咽，刚才还肆无忌惮地打对方，此时竟然有些不好意思，李子睿微微一笑：“没事儿，怎么，哪儿还疼？”

“有一点儿疼。”她还很配合地抽了口冷气。

这一声将李子睿的心再次提了起来：“哪里？”

“屁股。”她伸手去揉揉自己的屁股，眸瞳依然有泪光闪烁，可唇角却已微微上扬，“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屁股都摔成四瓣了。”

“呼。”李子睿松了一口气，起身将她拉起，轻笑道，“屁股撑撑，只要没伤到其他地方就好。”

出去拿了包牛奶，李子睿细心地将湿巾浸入牛奶，递给已经缩入被子里的希晓：“用这个润一晚上眼睛，会肿得不那么厉害。”

颜希晓“嗯”了一声，听话地将牛奶布敷在红肿处。感觉天色变深，他的呼吸慢慢回归平稳，她突然开口：“你说得没错。”

短短的几个字在静谧的夜里尤显清亮，李子睿原本正沉浸于对他们刚才





这句话，只不过，”她勾唇一笑，“或许还不到时候。”

李子睿突然觉得颜希晓清澈的笑容中多了些玄机，看到她的眼睛，波澜不惊中还带着些晦明不定的光度，顿时有一种莫名感觉涌上心头。对于颜希晓，他一向觉得她简单，虽然有时候太过直率与执拗。但是白纸黑纸，只要没写字，总是一眼能看得清楚。而颜希晓在他心底，就是一辨即晓的空白纸一张。

可是，看着她刚才的神情，分明有一种狡黠和自信缓缓流动，这样的她，突然让他陌生。

李子睿挤出微笑：“那你的意思，什么时候是时候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这次又是来劝我上班的。”

搅拌清粥的手一停，李子睿抬头看她：“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那现在呢？”

“还是这样。”

“说说理由。”

“你答不答应？”

“你先说理由。”颜希晓抿唇，“咱们现在在公众场合，正好可以心平气和地将这事儿摊开了一说。就算是为了面子，也不会撕破脸皮发火。”

李子睿本来酝酿的腹稿就在她的笑颜里逐步铺展成为开诚布公：“好吧，我承认，你去上班的事情，我是存了很多私心。你也知道，你是关系着嘉泰项目案子的，而嘉泰又在我的手里。所以，一旦你回来，以我们夫妻的身份强强联合，咱们在楚阳的地位必定会更加稳固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就是气节问题，”他微微吸气，皱眉看她，“希晓，我们都是历练社会已久的人。所以，在利益和风骨之前，都知道应该把自己如何定位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孙培东给了你如此条件，就说明你很重要，你不如趁此机会给他个面子，赚个友好合作的名声。”

“我不觉得我很重要。”希晓轻轻一笑，目光触到眼前的粥碗上停留，整个人竟有了几分飘忽的味道，“不过按照你的说法，孙培东既然急到如此地步必然是因为我很重要。那么，我就赌一个，看看这个重要性是不是唯一性如何？”



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。

颜希晓眨眨眼睛，仿若有灵犀一般，一眼便看到了站在窗户边的顾长身影。清晨阳光淡薄似雾，李子睿斜靠在窗台边，仿佛已经没入尘烟，映在希晓眼中，竟有几分缭绕的不真实。

她想喊他，却不敢。

努力让自己勾起以前的思路，他们是协议夫妻，又不涉及真正的感情，犯不着对他如此介意敬畏。可是这样的感觉竟对自己现在的困境丝毫不起支撑作用，在突然遭遇到李子睿转动的瞳眸时，希晓还是不争气地垂下眼睑。

有一种难过叫做无颜相见，有一种愧疚叫做无言以对。

她屏住呼吸，仿佛刻意用太过静谧的存在来消除现在氛围的尴尬。却听“吱呀”一声门响，轻微的脚步声慢慢靠近：“子睿……我在外面买了粥……”

颜希晓听出来了，那是她“公公”的声音，来源于C市，味正音足。

“爸，不用小声了，她醒了。”李子睿接过保温壶，到距她不远的位置上坐下，“喝不喝？”

那一声像是自很遥远的地方发出，渗透着浓浊的寂寥和落寞。颜希晓轻轻摇头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便见“公公”一下子走到她的面前，毫不客气地斜了李子睿一眼：“你这娃子别讨人厌，希晓如今可是我们李家的大功臣。肚子里可是我们李家的种，你在这儿咋还不冷不热的？”

说完，便将李子睿挤到一边，看着希晓堆起满脸微笑：“娃儿，我是你爸。当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这个孽种没给我说。”他又瞪了李子睿一眼，直到视线回归她身上时，才重现慈祥笑意，“你这娃也真是的，有孩子了也不和子睿说。男人都心粗手粗的，人家医生问子睿的时候他竟一问三不知。幸好苍天有眼哦，这次没丢了孩子……”



颜希晓只能维持尴尬笑意，应也不是，不应也不是。她用余光扫了李子睿几眼，只见他淡淡看向自己，明明是再熟悉不过的人，此时的目光却让人感觉疏离到寒酷。

刹那间，颜希晓心如刀割。

这个淳朴的公公一心还以为她是李家的功臣，一个劲儿地夸赞她种种好处。颜希晓干巴巴地笑听，只觉得子睿爸爸的每一次笑意，都像是一把轻刀细细划到她的心底。小腹痛楚虽缓，但痒痛感觉却犹在，再加之情势尴尬，希晓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，刚一活动，便听他低斥道：“子睿，你媳妇儿要翻身呢，还不过来帮忙！”

“不用不用。”希晓猛然摇头，看李子睿走来，更是想要直身证明自己能自食其力。谁料想只是一动，膝盖却有钻心的痛感袭来，她猛然吸气，身子不由一歪，正想自己又要出丑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低沉嗓音：“别动。”

倏然抬头，自己已经被整个包裹起来。李子睿一手扶她起身，另一手靠在她背后放好抱枕：“你膝盖摔伤了，所以暂时不能动。”他低头看着她，“有什么事情，告诉我就行。”

希晓“嗯”了一声，不想去探究他深邃眸瞳中的含义。却见他转身，看向一旁仍喜笑颜开的子睿爸爸：“爸，你先回家吧。我在这儿就行。”

子睿爸爸又嘱咐了几声，这才不甘地离去。

“砰”的一声门被关上，希晓只觉心中一颤，前所未有的紧张感觉竟袭涌上来。

原以为李子睿会在没有外人之后，怒而质问她这个孩子的来历，并且根据合同条款，一条条数落她的罪行，最终结果就是，给她定一个不可翻身的罪名，然后按照合同规定的最严厉的惩处处理。

她垂着头，毫无意识地绞着病房蓝色的被褥，弄成一个结儿，再拆开；再弄成个结，再拆开。如此反反复复，心中早已做好面对他暴风骤雨般训斥的准备。

有三种可能：

如果他不说出太难听的话，只是申明她此行有碍夫妻协议的执行，她便做个认错的样子，乖乖承受一切后果。

如果他说得稍微难听一些，但只要不威胁到她的自尊与人格，那她便当



她其实不想在乔越面前说出怀孕的事情，太敏感的话题，一旦说出容易为以后牵连出危险。拼酒期间，她几乎将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李子睿身上。她是李子睿的妻子，只要他为她挡一挡，她的日子便会好过得多。

可是，他没有。

任她难受如斯，为难如斯，痛苦如斯，他依然是在酒桌上挥洒着属于男人的气度，甚至，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凉风吹得小腿肚上生起鸡皮疙瘩，希晓抬头，只觉得眼前蒙眬一片，竟不自觉落下眼泪来。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值得自己委屈，可就是莫名地，牵连出她如此酸楚难过。

她深深吸气，再次低下头去，努力憋回眼眶的泪水。可是，却有声音自头顶传了过来：“怎么不走了？”

听闻是他的声音，希晓心中没来由地憋了一股气：“酒喝得多了，有些不舒服。”

“知道自己喝酒不舒服还喝那么多？”清寒的声音混在这夜色中更显逼迫，像是在训斥一般，李子睿叹气道，“你自己怎么心里没数……”

希晓闻言，蓦然抬头，眼中悬而欲坠的泪水就那般印在了眸瞳之上，可她的唇角却是上扬的：“我是没有心数！我要是知道你在旁边还任由我被那些人灌酒却一点不管，我才不会去那狗屎宴！”

她说完，努力压抑住自己越发粗重的呼吸，转身就走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李子睿也生起气来，他一把抓起她的胳膊，迫使她面向自己，“你都多大的人了？自己要做什么自己都会要负责，今天你喝多了酒出了丑，反而还觉得受委屈了？”

“我喝多了酒自己难受，我出什么丑了？”希晓被他抓得胳膊生疼，更加气道，“我到底有哪儿让您李大总监下不来台了？”

“颜希晓！那你打碎酒杯是怎么回事？”

希晓蓦然想起宴上那一幕：“那是我手滑，李子睿！我没让你帮我擦，你别当时装出一副怜香惜玉的样子骗大家眼睛，事后又拿出秋后算账的心态与我作对！我颜希晓虽然傻，但还犯不着受你讥讽！”

“你现在要发疯冲你的祈晨发去！”李子睿气得眯起眼睛，努力拽她离开，“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”



“对。”颜希晓呼吸慢慢急促，她紧紧地盯着他，感觉只有他能挽救自己的命运。

“好。”良久，他才吐出一个字，“明天，我去开证明。”

说完，他便转身欲走。希晓看到他的背影，仿佛有什么堵在嗓子眼里，只能突兀地向他吼了句：“谢谢！”

李子睿闻言一怔，随即微微转头：“颜希晓，我只为你。”

像是说给自己听，他的声音轻得好似叹息，很快便在她视线中消失远离。颜希晓靠在门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



孩子是李子睿的，但是到了以后，突然反咬我一口，作为……以前我拆散你们的惩罚。”

颜希晓苦笑：“乔越，你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患得患失，关心则乱。”

“生活不是电视剧，我只是一个小工薪阶层，成天为自己的温饱问题劳碌奔波，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那么多恩怨仇恨。再说，我和陆祈晨的感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深，但我与李子睿的感情，却比你了解的要深厚。”

“你不信可以去问楚阳，李子睿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追我的？”颜希晓看似无奈道，“见缝插针也好，顺其自然也好。总之，在陆祈晨投靠你们那边的时候，我已经对他没感觉了。”

“那好。”乔越点头，“你要答应我，如果陆祈晨出来，不能与他见面。”

“要加一个定语——主动。”希晓笑语，“我自然不会主动找他，前提是他也别来烦我。而那项工作，就麻烦你管严实喽。”

乔越点头，又看了她一眼，这才作势离开。

“希晓，”走到门口她却又突然转头，“李子睿不错。”

颜希晓一怔，随即粲然一笑：“知道，我选的孩子的父亲，自然错不了。”

这一场与乔越的见面就这么结束，比希晓预料中要好对付，虽是骗人，但三言两语就这么应付了过去。其实这样也好，颜希晓想，省得这乔越老觉得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威胁似的，如此一清二楚，倒免了后患。

想到乔越临走时说的那最后一句话，颜希晓心中苦笑，她也知道李子睿不错，可是事情走到今日，又如何赢得挽回的机会？

他昨天那副样子，分明就是反感与厌倦，如此情况，她又怎能死缠烂打？

她再次掏出手机，想要拨出去那个号码，可又怕看到自己的号码，李子睿赌气不接，反而没了面子。

再三思索，心中突然一动，反正现在闲着也是无聊，不如出去找个公话与他联系。若是接了，就说些缓和的话，软化一下当今局势。如果还是不接，反正也不会丢自己的面子。

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，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楚阳大楼前。颜希晓看看表，已经接近了中午下班时间。想到已经到了这儿，也犯不着再打电话。大不了一会儿看他出门，迎上去来个刻意邂逅，也算是主动缓和情况了。

为防止下班同事遇见，希晓到对面的茶餐厅里一坐，专心等待李子睿出门。





远远地便看到对面走出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希晓心里一颤，接着便要走出去。只是，抬眸再见时那声“李子睿”刚出口，她竟然看到了冉若珊与他并肩相谈。

此时的颜希晓多么希望自己的声音还没吼出去，可是一切为时已晚，那两人的目光同时看往了她的方向。李子睿眉角一挑，那瞬间眸瞳似有惊讶闪过，定定地看着她。而冉若珊的秀美笑容则尴尬地僵在了唇角，直到李子睿要行到她这里，才又恢复平常模样。

颜希晓呆呆站在原处，静等着那个男人向自己一步一步靠近。与此同时来临的，还有他的前女友。她只觉得自己仿佛是将要面对一场战争，竟产生了几分要奋勇作战的幼稚感觉，第一次，将冉若珊视作了对手。

李子睿将她拉到一边，不想让她距离马路那么近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无聊，来看看你。”她唇角一弯，划出一抹清浅笑容，目光转移到冉若珊身上，“冉小姐，你好。”

冉若珊回以笑容：“你好。”

“你们要商量事情？”颜希晓看看表，“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，原以为要找子睿吃饭的。那如果你们有事要聊的话，我回家吃。”

她转身欲走，可只是走了两步，便被那只大手用力拽住：“别走了，一块儿吃吧。”

如心中所愿，颜希晓唇边荡起粲然笑容，她转过身，对着冉若珊扬声道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按道理是不可以。”冉若珊竟然点头，这一点是颜希晓没有想到的答案，她一怔，却见她笑道，“李子睿，今天我来可是要和你谈工作，我老公那个代理……”

她看着他眨眨眼睛，眸中寓意不言自明。

“既然是工作事情，就应该上班时间阐述。”颜希晓轻笑，“你要不这么说，我还打算回家凑合吃点呢。可现在你要在吃饭时间谈工作事情，我担心我老公不分时候都趴在工作上，身子难免受不了。所以，想跟着去监督怎么样？”

她的一番话说得不软不硬，李子睿不由皱眉头，拉着她的胳膊：“希晓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

还要起来上班，颜希晓便强撑着睡意起来给他做饭。

她刚刚坐起，李子睿便大手一揽，又将她拖下去：“今天出去吃，陪我多睡会儿。”

“外面的不卫生。”希晓把他的手拨到一边，“你先睡会儿，做好了叫你。”

正弄着鸡蛋羹，身后突然传来慵懒低沉的声音：“今天吃什么？”

颜希晓头也不回：“鸡蛋羹，肉丝饼，豆浆……”还没说完便觉得腰间一紧，她身子猛僵，攥着的勺柄差点掉下来，却见李子睿亲昵地揽着她的腰，耳畔尽是他温热的呼吸缱绻：“有老婆就是幸福啊。”

希晓红着脸嗔他：“一边儿去，又不是以前没给你饭吃。”

“以前和现在的滋味不一样啊。”李子睿松开手，就着希晓手中的勺子先盛了一点肉丝吃下去，继而享受地深呼吸道，“果真美味。”

“少夸张，这些东西以前也是做给你吃的。”希晓不以为然，“你这副恶狼样子，好像我以前老虐待你。”

“希晓。”他又贴身上来，在她耳边软语道，“你不知道，我以前就想过这样的日子。有老婆给煮饭，然后送着去上班，回家也能看到人，一家人齐乐和美。”

希晓突然被他触动，主动靠了靠他脸颊，她低声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两人的相处氛围和以前其实并没有太多不同，李子睿吃完饭便要上班。希晓原想送他到楼下，分别之时却看他突然转头：“颜希晓。”

那一瞬间，他的眸瞳暗光闪烁，显然是有什么话要说。

“据说陆祈晨真的要回来了。”他微微抿唇，“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”

“想好了。”她笑，“我只有两个字，不见。”

“那如果他来找你呢？”

“他不会。”颜希晓笑，“当时断得那么彻底了，陆祈晨心高气傲，我又不是什么香饽饽，死缠烂打并不适合我们俩。”

“那如果万一呢？”

希晓突然觉得这样游移不定的李子睿让人莫名伤感，仿佛是料及了以后的事情，眸中带着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她凑上前去，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笑道：“那也好办，我告诉他，我是有老公的人。我的老公，叫做李子睿。”

那三个字落定的瞬间，李子睿勾唇浅笑，转身迈入电梯。





“你别这么含含糊糊的，把话说清楚！”李子睿把她一拽，迫使她在床上坐下，“一家三口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“我想得出来，也要你做得出来才是。”颜希晓不惧他的胁迫，直直地盯向他的眼睛，“李子睿，我一向觉得我罪孽深重。我莫名其妙地就把一个孩子交给你，我实在是无耻至极。可是到今日我才发现，你才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暗算者！”

“你和她有孩子也就罢了，那你怎么还不愿意借上次的事儿撕掉协议，去和她营造属于你们的三口之家？”话说到激动处，颜希晓愤慨激昂，“她现在也离婚了，那么李子睿，下一个要离婚的是不是就是你？”

“颜希晓！”李子睿愤怒，“你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她那个孩子是骆林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三口之家，我凭什么要和她三口之家？”

“骆林的孩子？”颜希晓一声哂笑，眼角已有泪水闪烁，“李子睿，你到底还想骗我多久？骆林……骆林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，他怎么能和冉若珊生下孩子？”

闻言，李子睿彻底惊呆：“骆林没有生育能力？”

颜希晓泪花烁闪地点头：“这事情只有三个可能：第一，冉若珊就是有了你的孩子，这孩子是你们前尘过往的遗留物；第二，冉若珊和其他男人有了孩子；第三，冉若珊是雌雄同体的异类人，所以自己就能抱窝孵出个蛋来！”

“李子睿，你想想，这三个选择，什么可能性最大？”趁他发愣，颜希晓怒而将他推到门外，“李子睿，我放了你！明天就签离婚协议书，咱们离婚！房子，我不要了！”

他一把握住她的胳膊：“颜希晓，你给我定罪，也要让我有个明白死法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眸光散出灼灼光芒，“即使骆林不育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人家都找上门儿来了！”想起骆林的表情，颜希晓更加激动，“让我管好自己的丈夫，让我时刻做好离婚准备。你以为我有那份儿心跟踪你？告诉你李子睿，人家早就把你与冉若珊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了。今儿个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让我去金色年华！”

话毕，还没等颜希晓反应过来，李子睿便猛地关上大门，甩身离开。

就手拦了辆出租车，李子睿上车之后才给冉若珊打电话，大概是刚进入梦境，冉若珊的话说得含混不清。而李子睿只是问清了她的地址，便嘱咐司





传入话筒的却是个陌生男性声音：“李子睿吗？马上回家！”

“你是哪位？”李子睿惊叹于那人的断然口气，“为什么在我家里？”

“我是陆祈晨！”男人声音刚落，话筒里便传来希晓呻吟的声音，似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痛苦，声音断续脆弱。李子睿只觉得心猛地一揪，只能无所适从地看向司机师傅：“师傅，麻烦你快一些！快一些，我老婆出事了！”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进门便看到颜希晓半卧在那个名为“陆祈晨”的男人怀中，身下已见斑斑血迹。李子睿连忙上前，一把扯开陆祈晨的身子，自己抱着她道：“颜希晓！希晓！”

听闻他的声音，希晓因剧痛而微闭的眼睛睁开了些，微扯唇角，似乎像是想要挤出微笑：“子睿。”她的呼吸急促粗重，“你送我去医院，我肚子疼。”

李子睿应了一声，拿起手机便拨打出医院的接诊电话，“希晓，你坚持一会儿，车就快要来了！”他低下头去凑向怀中女子，双唇无措地在她脸颊游移，仿佛这是他唯一能让她感知到他存在的方式：“希晓，希晓……”

“希晓，你别睡……别闭上眼睛……”

“希晓啊，马上就好了。”他像个啰唆老太太一般在她耳边念念叨叨，“颜希晓，你再坚持一下。”

她断断续续地应着，呼吸却不断急促，每喘息一次，李子睿只觉得自己像是被利锯割心，尖锐而又痛楚。往昔那双神采飞扬的眼睛慢慢闭合，似乎再也没有气力去支撑所有。李子睿只能紧紧地抱着她，不断地在她耳边说着话，仿佛一停下来，她便会失去呼吸。

终于，救护车的声音划破长空。医生用担架抬走了颜希晓，李子睿慌忙去找房间钥匙，这才发现陆祈晨仍然在旁边站着。李子睿看他一眼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陆祈晨这才像是反应过来一般，急忙踏出房间。李子睿摔上门，不顾陆祈晨，追随救护车而去。

终于到了医院，颜希晓被匆忙推往产室，李子睿也要跟着进去，却被护士拦了下来，她看着这跟着孕妇的两个面带忧色的男人，扬声道：“谁是产妇亲属？签字！”

“我是。”李子睿看了身旁的陆祈晨一眼，凑身上前，在那张手术协议单的丈夫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在护士拿到单子欲走的时候，连忙又不放心地

